

Gone with the wind

[美] 米切尔

Gone with the wind

飘上



Gone with the 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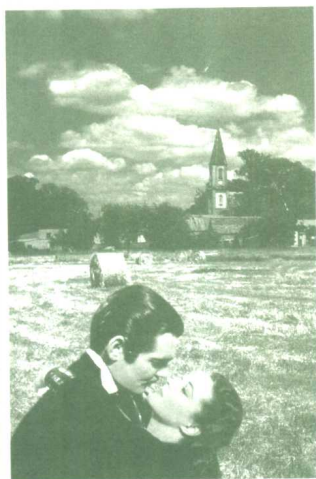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1712.45
58=2:1

[美] 米切尔

飘 (上)

方正/译



Z062175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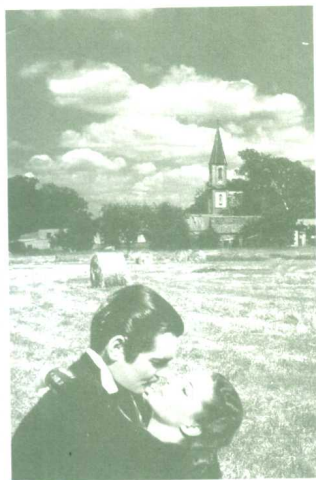
[美] 米切尔

I712.45

58=2:2

飘 (下)

方正 / 译



Z06217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米切尔(Mitchell, M.)著;韩仰熙等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

ISBN 7-5402-1239-X

I. 飘… II. ①米… ②韩…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327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飘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30 印张 85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2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9.50 元

译 序

斯佳丽和维希礼、瑞德·巴特勒之间的纠葛和恩怨早已经是世界人民口耳相传的新版民间爱情故事了，多少青春少女和哀哀怨妇、多少家庭主妇和职业丽人都为这个故事中层出不穷的波折和活力而倾倒啊。从作者不幸遭遇车祸而身亡以后数万人自动前往送葬和在与作者所处环境迥然不同的中国从三十年代来屡译屡获成功的事实中，可以窥见其作品影响之大、之深远、之广泛。

是什么在其中起着这种魔幻般的作用？难道是多媒体时代没有到来以前人们精神生活相对贫乏时对书籍的情有独钟？显然站不住脚，一是在今天的多媒体时代里电影电视甚至互联网里还是“这一个”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阅读吸引力”；二是书籍负载的内容成千上万，只有其中的一些是广大读者喜欢的雅俗共赏的读物，《飘》显然是这样在读者心目中名列前茅的作品。

爱情据说都是具体的爱情，越是具体、越是独特，人们越喜欢；但是这种具体和独特如果和任何一个人、一个读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肯定也就超越了独特所允许的范围了。是什么使斯佳丽们的故事很好地被掌握在了这个度之内的呢？

不简单的是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战争的“时代画卷”的品质，事实上《飘》一般地来说是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的；也不简单的是对上个世纪的美国生活的“生动刻画”或者南北方关系的历史探讨，其关键好像还是斯佳丽们的心灵——对人类生活的探索靠几个活生生的如斯佳丽一般的人物来完成了。

在那个特定的情景之下，个性鲜明的斯佳丽和瑞德·巴特勒那种不拘一格、突破传统和道德的限制、按照经济社会的选择和人性的需要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和行为的方式方法的做法，显然是一种

美国精神的体现。

在一种不乏美好的恶的推动之下,历史和人物的命运都在前进着;这种甚至有点残酷的现实是我们每个时代都要面临的问题,是情感与道德的抽象外化,是每一个有理性的活人所必然要考虑的问题;而斯佳丽的美丽的外表和按照自己的人性尺度生活的决心、瑞德·巴特勒的阴沉和透视生活的力量,都在人格上为一代又一代学习做人的青年树立了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楷模。

米切尔(1900—1949)一生只发表了《飘》这部长篇小说,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飘》在1937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拍成电影《乱世佳人》又获奥斯卡奖。这部小说和电影都成为经典作品,并传遍全球。

本书由邓小红、韩仰熙、赵龙、王凤芝、李淑兰翻译,由于时间仓促,多有遗憾,或可容以时间,再版时再做更为细致的加工。望方家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8
第 四 章	43
第 五 章	53
第 六 章	70
第 七 章.....	102
第 八 章.....	111
第 九 章.....	128
第 十 章.....	161
第 十 一 章.....	174
第 十 二 章.....	182
第 十 三 章.....	199
第 十 四 章.....	214
第 十 五 章.....	224
第 十 六 章.....	238
第 十 七 章.....	247
第 十 八 章.....	270
第 十 九 章.....	285
第 二 十 章.....	298
第 二 十 一 章.....	304
第 二 十 二 章.....	315

第二十三章	321
第二十四章	336
第二十五章	359
第二十六章	372
第二十七章	392
第二十八章	404
第二十九章	420
第三十章	432
第三十一章	448
第三十二章	461
第三十三章	475
第三十四章	489
第三十五章	510
第三十六章	533
第三十七章	564
第三十八章	579
第三十九章	606
第四十章	622
第四十一章	639
第四十二章	663
第四十三章	679
第四十四章	694
第四十五章	706
第四十六章	728
第四十七章	737
第四十八章	763
第四十九章	776
第五十章	797

第五十一章	808
第五十二章	814
第五十三章	831
第五十四章	846
第五十五章	860
第五十六章	869
第五十七章	881
第五十八章	894
第五十九章	900
第六十章	912
第六十一章	917
第六十二章	931
第六十三章	937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小姐长得说不上很漂亮，但是却有一种让男人着迷的魅力，比如现在塔尔顿家的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就彻底地被她给迷住了。

她母亲是法国海滨贵族，父亲是高大的爱尔兰人；所以她在气质上既有母亲的高贵娇柔又有父亲的豪爽仗义，脸型也综合了这两种人的优点：尖下巴、宽腮帮，纯绿的眼睛不带一点杂色，睫毛黑而弯，稍微上翘那么一点点，正好和两条秀丽的眉毛呼应起来，衬得脸上的皮肤洁白如玉——她身上的皮肤也是同样的洁白！

在南方灼热的阳光下，有着这样一身好皮肤的女人一向是要用帽子、面罩、手套之类的东西好好地遮盖住才肯出门的。

这是 1861 年 4 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斯佳丽小姐正和塔尔顿家的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的宅子旁边的走廊里谈话。

沐浴在春风荡漾的季节之中的斯佳丽小姐，正如春天的花儿一般标致，绿色的上衣、弹簧撑着的长裙，还有脚上绿色的低跟儿鞋——那是她父亲最近从亚特兰大给她买来的——都显得那么得体、那么和谐。她的腰很细，小小的马甲把胸部的轮廓衬得十分明显；尽管她刚刚十六岁，但是乳房却已经十分成熟了。

然而不管她放在长裙上的一双白白的小手多么安静，也不管她的长裙使她显得多么端庄、梳到脑后的长发多么整洁，她的真性情总还是掩饰不住地显示了出来。

她绿色的眼睛在似乎是不苟言笑的脸上活泼地眨动着，洋溢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息。显然，她的仪表是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之下做出来的，而眼睛却是天生的，掩饰不住的。

这时候，那双胞胎哥俩一边一个躺在斯佳丽小姐两边的两把椅子上，把穿着长靴的两腿交叉地搭在一起，懒洋洋地望着光芒万丈的阳光，有一搭无一搭地谈着话。这两个人的身材是一样的，都是六尺

二寸；模样也是一样的，大骨头架子、肌肉十分结实，黄褐色的头发，眼光之中都流露出一种傲慢和茫然；都是蓝色的上衣、古铜色的裤子，像两个完全一样的棉花桃儿。

傍晚的阳光斜着照射着远处植被嫩绿的山峦，哥俩骑来的马在不远处系着，看着脚下的几只猎犬吵架；一条大狗安详地坐在地上，等着主人和它一起回去吃饭。

狗、马和这哥俩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都是年轻动物，都无忧无虑，都生龙活虎，都爱调皮捣蛋；你只要顺毛捋，他们又都会兴高采烈。

三个年轻人都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就没受过什么罪；可是他们脸上却都没有那种娇生惯养的模样，反而像乡下的粗人。这是因为他们都习惯了户外的生活，从来也不在书本里动什么脑筋。

这是和佐治亚州的风气有关系的。

这个州里面，南方和北方风气大不一样：南方开化比较早，已经形成了读书的风气，附庸风雅成了大家的时尚；北方则未脱蛮野之风，谁也不以不读书为耻，大家心里只有怎样使棉花长得旺、怎么能跳舞跳得轻松、如何追女人才能得手、如何喝了酒不摔倒……别的他们从来也不考虑，南方人怎么看不起他们，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所有这些东西，双胞胎哥俩都十分在行，远近闻名；当然对于书本的一窍不通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家里的奴隶、马匹比别人家都多，可就是没有文化。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够和斯佳丽小姐坐在这儿闲聊，也是从没有文化这事源起的。这两年里，他们已经连续被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给开除出来了，这次是第四次。从佐治亚大学里出来，无所事事，就跑到这儿来了。

他们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博义德，一个叫汤姆——原来也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看两个弟弟让人家给开除了，自己觉着再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也就跟着回来了。

双胞胎对于被开除的事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觉着挺好玩，又被开除了！斯佳丽小姐呢，自从去年离开万叶女子中学以后，一直也不想再回去了，什么书也不愿意看了，所以现在对这哥俩倒是有几分认同的感觉。

“我知道你们俩从来不在乎这种事，但是你们那两个哥哥怎么样？汤姆不在乎，博义德可不行啊？他一向是把受教育的事情看得很重的，几次都是你们把人家从大学里拖出来，他还怎么从大学里毕业啊？”

“没事，将来他可以去费耶特维尔跟帕马利法官学法律啊！”布伦特满不在乎地说。“而且，反正是读不完的嘛！”

“为什么？”

“战争啊！傻瓜。战争说不上哪一天就开始了，战争开始以后谁还能在学校里读书？”

“哪儿有什么战争？”斯佳丽不耐烦地说。“人人都在说什么战争！上星期维希礼·威尔克斯的父亲和我爸爸说，咱们派到华盛顿的委员已经和林肯说好了。北方佬是怕咱们的，他们不敢打！他们不敢打怎么会有战争呢？我就不爱听什么战争之类的话。”

“没有战争？”那兄弟俩叫了起来。

“战争迟早会起来的，”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是怕咱们，但是前些天波尔格将军用大炮把他们轰出了萨姆特要塞以后，战争的危險就很近了。你想，要是还不打的话，他们的脸往哪儿放啊？而且……”

斯佳丽鼓着腮帮子，很不耐烦了：

“你要是再讲一句什么战争的话，我马上就回屋子里去，而且还要把门关上！我就不爱听什么战争，还有什么‘脱离联邦’。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是战争战争，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是句句不离战争，不是要塞就是‘州权’，要不就是什么林肯，把我腻歪透了！还有一帮男孩，也叫嚣什么战争，弄得这些天的宴会都没劲透了！因为大家好像没有别的话题了！幸亏咱们‘脱离联邦’是在圣诞节之后，否则连圣诞节也没法过了！好了，谁要是再说一句战争，我立刻就走！”

她说得很认真，因为如果谈话的中心不是她自己，她就会受不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眉飞色舞，把脸上的酒窝故意弄得很深，眼光也瞟来瞟去，存心是要让那两个家伙着迷的，而那两个家伙也真地着了迷了！他们连连道歉，说不应该用这样的话题扫了她的兴。

他们认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不是女人的事情，所以她讨厌战争

是有女人味儿的一个证明。

斯佳丽把战争的话题赶走以后，就又把话拉回了刚才她的问题上来：“你们让人家给开除了，你们的母亲怎么说？”

这样一问，倒让这哥俩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们想起了三天以前刚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母亲的态度来。

“啊，她还没有机会说什么呢！早晨她还没起来我们就跑了。”

“昨天晚上呢？”

“昨天晚上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刚回家，就赶上母亲上个月订购的那匹公马运到了。家里让那家伙闹得天翻地覆——那匹马真棒！特别高，斯佳丽，真应该让你爸爸和妈妈去看看才好！那匹马在路上把赶马人给踢了，踢了个大包，还把车站上的两个黑家伙给踩了！差点把我们的马厩给弄翻，原来的那匹马也差点让它要了命！我们跑去的时候，母亲正喂它糖吃呢！还好，慢慢地它就平息下来了。几个黑人都吓坏了，离得远远的，只有母亲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老朋友似地说话呢！看见我们，她就说：‘我的天呀，你们四个捣蛋鬼又回来了！’刚说了这一句，那马就又蹦了起来。‘看看，你们把它惹了，快走！明天早晨我再找你们算账！’今天一早我们就又跑了，汤姆去别处了。我们到了这儿！只剩下一个博义德，在家里和她对付着呢！”

“她会不会打博义德？”斯佳丽早就听说他们的妈妈是要打儿子的。有时候还拿马鞭子抽呢！

他们的母亲叫比莉，是个非常勤劳的女人。她有一百个黑奴，一大片棉花地，一片非常广阔的牧场，另外就是八个大小不一的儿女了。她的财产在全州是首屈一指的。她的脾气也是出名得暴躁，尽管她从来不会打自己的奴隶和牲口，但是对自己的四个儿子却经常是雷霆大发，让他们吃鞭子的事也是有的。

“她当然不会打博义德了，她从来也没有打过他！一是因为他是老大，再有就是他最矮！”斯图尔特显然对自己的身高很满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才把他留在家让他好好跟母亲解释一下。母亲打我们肯定是不对的！她得改改脾气了，我们都十九岁了，汤姆二十一岁了，我们不是六岁的孩子了。”

“明天她会不会骑着那匹新买的马去赴威尔克斯家的宴会呢？”

“她是想骑着去的，但是爸爸觉得太危险了。我们家的那几个女孩儿都不主张她骑马去，她们说她至少得有一次是坐车赴宴的，不能总是骑马去。”

“我真希望明天不下雨！这一星期都在下雨，要是再下就把宴会给冲了！天下没有比那再扫兴的事了。”

“啊，明天天儿会好的！而且一定很热，像六月！”斯图尔特说。“不信你们可以看落日，我没见过这么红的落日！天气是可以从落日来预测的。”

他遥望着远方伸展到了天边的棉花地，一直望到了地平线。

残阳如血，远处的山坡逐渐挡住了最后一点日头，温暖的空气顿时变得凉爽而芬芳了。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经过几次春雨，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茱萸把远山近水都点缀得绚烂多彩了。新翻耕过的土地在落日的余晖里变成了一片红色，这红色分成了很多层次，桃红、浅红、粉红、暗红，在这一片红色的海洋里，那些白色的房子就成了红海里的岛屿。这里的土地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起伏的漫坡地，很有些好看的曲线，这使得肥沃的土壤避免了被雨水冲走的厄运。这里的土壤本来就是红色的，水中的颜色和鲜血没什么两样，干燥的时候则如同红色的粉末了。这里是全世界最好的棉花地！

红色的土地、白色的房屋、懒洋洋的河流，还有一望无际的棉花田，使这里成了世界上最安逸的地方。

当然，有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就有世界上最阴暗的阴影。在起伏的平原上有很多原始森林，永远阴暗地耸立着，即使最热的中午那里也是阴森昏暗的，阵阵松涛为这里平添了几分恐怖和神秘，好像是在不停地低声警告着人们：“小心点，小心点，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一定还会要回来的。”

不过，这时候三个年轻人的耳朵里没有松涛，他们听见的是纷乱的马蹄声和黑人人们嘻嘻哈哈的浪笑。在地里干活的人们回来了。

屋子里传出斯佳丽的母亲爱伦·奥哈拉呼唤管钥匙的黑奴小女孩的轻柔的声音，马上就响起了女孩尖利的应声：“来啦，太太！”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后面向储藏室那边跑了过去。

斯佳丽的母亲正在那里准备食物，好给下工的人们吃。

又一阵锅碗瓢盆的丁当之声过后，那哥俩就知道是仆人波克已经把饭桌摆好了。他们明白该回去了。

他们很怕见到母亲，所以就磨蹭着，盼着斯佳丽留他们吃饭。

“斯佳丽，咱们谈谈明天的安排吧，”布伦特说，“明天的野餐和舞会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明天你可要多跟我们跳几圈舞呀！你还没有答应别人吧！”

“不，我答应了！我哪儿知道你们回来了呢？我不能专门为等着你们而冒做靠边站的角色的危险呀！”

“你还能靠边站？”双胞胎笑了起来。

“亲爱的，第一支华尔兹你得和我跳！最后一个华尔兹得和斯图尔特跳！你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像上次一样，在平台上，再找那个老婆子金西奶妈来算算卦！”

“我可不喜欢那老婆子胡说八道。她说什么我将来要嫁一个头发黑黑的男人，胡子也是黑的，还挺长！我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你喜欢红头发喽？是吗？”布伦特傻笑着说。“你先答应我们的华尔兹和晚饭吧！”

“你如果答应了，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斯佳丽像孩子一样叫了起来。她一听见“秘密”这个词儿，就来了兴致。

“你说的是咱们昨天从亚特兰大听来的消息吗？斯图尔特，咱们可是答应过人家不往外说的呀！”布伦特提醒道。

“是的，我们是这样答应佩蒂小姐的。”

“什么小姐？”

“维希礼·威尔克斯的姨妈，是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姑。佩蒂·汉密尔顿小姐。在亚特兰大。”

“她呀？我知道。一个傻老婆子罢了。”

“昨天我们从亚特兰大回来，在火车站碰见她了。说了几句话，她说要在明天的舞会上宣布一桩婚事。”

“这我知道。”斯佳丽失望地说。“就是她那个傻侄子查尔斯·汉密尔顿和霍尼·威尔克斯。两个人早就有意思了，不过那个查尔斯·汉密尔顿老是不紧不慢的，好像是不太热心。”

“行啦，别装啦！上个圣诞节他还和你眉目传情呢！”布伦特说。

“他要缠着我，我有什么办法？”斯佳丽毫不掩饰地说。

“可明天并不是他订婚，而是维希礼和查尔斯·汉密尔顿的姐姐媚兰小姐。”斯图尔特不无得意地说。

斯佳丽仿佛受了猛然地一击一般，嘴唇变白了，眼睛也失了神。

斯图尔特一向是缺少分析问题的能力的，看着斯佳丽的这副样子，他就认为是消息来得突然，斯佳丽感到诧异而已。这样一来，他倒来了兴趣。

“佩蒂小姐说了，本来是明年才宣布这桩婚事的，只是因为媚兰小姐的身体不太好，加上最近战争的谣传很厉害，所以两家的家长都主张提前办，明天在宴会上就正式宣布。好了，斯佳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答应我们吧？”

“那当然。”斯佳丽木然地说。

“华尔兹也答应了？”

“是的。”

“你太好了！我发誓，明天那些男孩可都要发疯了！”

“让他们去疯吧，咱们有两个人，对付他们不成问题。斯佳丽，明天你可要和我们坐在一起啊！”

“什么？”斯佳丽显然是有点心不在焉。

斯图尔特就又说了一遍。

“当然。”斯佳丽平静地回答。

这下，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当然，他们也感到多少有点不大一样，尽管在斯佳丽的追求者当中他们俩并不受排斥，但是斯佳丽也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答应过他们的要求！一般他们都是苦苦哀求，她也不肯说一个“是”或者“否”；他们生了气，她也只是笑而不语；他们越是闹得凶，她就越是冷静；弄得哥俩什么办法也没有。可是今天她什么条件都答应了，跳华尔兹（他们知道舞会上不会有别的舞，只有华尔兹）、坐在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

他们俩甚至都感谢学校把他们开除了，不开除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美事呢？

美妙的幻想和抑制不住的热情使两个人又说又笑，畅想着明天

的舞会上的所有细节；同时也希望人家能留他们吃饭。

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斯佳丽好像没什么和他们说的，慢慢地气氛好像已经完全变了。怎么变的？哥俩谁也弄不明白。尽管斯佳丽也不是不回答他们的问话，但是总感到像是已经走了神，没情绪。两个人沮丧地起身告辞，离开了斯佳丽的家。

暮色渐渐重了，远处的森林已经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火鸡、鸭子蹒跚着从地里回来了，燕子低低地从地皮上掠过，带来阵阵凉爽的风。

“詹姆斯！”斯图尔特高声喊道。

随着他的喊声，一个个子和他差不多的黑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奔向拴马的地方。詹姆斯是他们的贴身仆人，整天像狗一样跟着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是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十岁时就正式归他们俩所有了。那条等着主人的大狗也跑过来了，摇头晃脑地恭候着起程。

双胞胎兄弟和斯佳丽握手告别，说明天在威尔克斯家见。两个人上了马，风驰电掣地向柏树林跑去，詹姆斯紧跟着在后面狂奔。兄弟俩又回过头来，挥舞着帽子向斯佳丽喊着什么。马儿飞快地跑过一个弯道以后，塔拉农场的屋子已经看不到了。

布伦特勒住了马，站在一株茱萸树下。斯图尔特也停住了。詹姆斯跑到了，那大狗立刻就趴到了尘土飞扬的地上，张着大嘴贪婪地望着低飞的燕子。

“我说，你觉着她不该留下咱们吃饭吗？我还以为一定会呢！”布伦特的脸上既有疑惑又有愤怒。

“没错，我就等着她说出来了！可她竟然没有说！为什么呢？”斯图尔特说。

“不知道。可我觉着她该留下我们的！咱们回来后这是第一次见到她！还有好多事没跟她说呢！”

“我们刚来的时候，她好像还很愿意和我们说话。”

“是啊！”

“可是后来，就是半个小时前吧，她突然不愿意说话了！是不是头痛？”

“我也以为她是哪儿不舒服呢！”